

阮元儀徵事

巫晨 著

四
广陵书社



阮元儀徵事

巫晨 著

廣陵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阮元仪征事 / 巫晨著.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5.9

ISBN 978-7-5554-0423-1

I. ①阮… II. ①巫…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0366号

书 名 仪征阮元事

著 者 巫 晨

责任编辑 顾寅森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349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 × 102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423-1

定 价 65.00元



参加韩国“阮元与金正喜”国际交流会，与崔致远后裔、韩国国会议员崔载千等合影



韩国国会议员崔载千
翻阅《阮元与仪征》



参加韩国“阮元与金正喜”国际交流会、崔致远图书馆落成仪式，与崔致远第三十二世孙崔钟世合影



与扬州晚报读书会网友分享《阮元与仪征》编书心得



左起：仪征学者邓桂安、巫晨、帅国华、万仕国一同出席“大雅芸台——阮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出席扬州纪念阮元诞辰 250 周年研讨会



陪同同济大学阮仪三寻访仪征县学



陪同浙江大学陈东辉、
静宜大学邱培超寻访仪征资福寺



陪同著名学者王章涛寻访仪征白羊山



作者与仪征文化局邓桂安(中)一起陪同
北京农学院王建文寻访仪征都天庙



拜谒杭州元宝心 60 号阮公祠



寻访北湖阮氏宗祠遗迹



拜谒扬州雷塘阮元墓

与阮元五世孙、
同济大学阮仪三
一同出席阮元
诞辰250周年
扬州公祭



与阮元五世孙苏州建委阮湧三
在扬州阮元家庙



与阮元六世孙扬州机关工委阮锡安
一同出席韩国研讨会



拜访阮元七世孙仪征二中阮家鼎



与阮元八世孙女阮荣、婿伍野春
在大雅芸台国际研讨会上



在仪征马集请巴氏后人巴少山指认巴祠(朴园)遗址



在仪征新城请当地人基成新
指认龙埂



在仪征石羊岗请
当地人耿桂香讲
述石羊



在仪征胥浦河畔寻访龙门桥遗迹



抄录天长谕兴王永吉墓碑碑文



寒冬写作工作照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亚晨的“别格”是否~~言~~^言 ~~既~~^既得 P8
较多的人点赞，笔者拿捏不准，只能由广大读者去感受、评估。
一件事、一件物能存世，自有存世的道理，姑且如是说。书
中的考辨、勘查、采访都是亚晨的亲历，但不排除认识
上的差异，或判断上的失误，难免有与他人相左的提法，或
来自他人的非议。我通读全书后，也产生一些异议，有与亚晨
商榷的需要，但不在序中可说，或可以说得清的。我
欣喜的是仪征出了个研究阮元的志同道合者，于仪征是新鲜
事，于扬州也是新鲜事。扬州学派研究会的为辉十年，推出
了许多熠熠生辉的学术成果。亚晨的两部事涉扬州学
派的书，虽从学术分量上评估尚不清楚（按：著者用心于
普及；笔者用心于全盘衡量，故作此说），无论从主观观上
看，皆是为扬州学派研究添砖加瓦。亚晨除了腿脚
稍有不便，其他样样都棒，打了那么多的根基，推想他
研究扬州学派、仪征地方文化的书，是普及的，还是学术
性强的，都会从他的电脑中逐一流出，变成纸本的读物。

王章涛

2015年8月23日号处暑日序于扬州草河北岸
日华楼

序 一

自我到仪征工作不久,便与巫晨同志结识了。他给我的印象,与基层干部的大众面孔有些出入,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文人的儒雅,气质更似文化学者抑或科技工作者,做人做事带着较真、执着的劲头。这些年,他不仅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对仪征历史文化研究更是孜孜不倦,虽是理工科出身,也非仪征本地人,但一出《阮元与仪征》,再出《阮元仪征事》,期间在收集资料、寻访古迹、考证探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可以想象。这种以一己之力发掘和弘扬城市文化的精神确实让人心生敬意。

一座城市的发展,需要留住文化的根和魂。仪征作为历经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独特的气质特征,培塑了“尚义求真”的城市精神。这种特质和精神源自漫长岁月的历史积淀,由若干的人和事塑造、串联而成,从季札挂剑守信、渔丈人舍身义渡伍子胥、三将喋血护众生,到宋代因熔铸金像逼真而让城市得名,“义”和“真”早已成为烙印在仪征人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这种特质和精神也以代代相传的力量得以延续,滋养出一批礼义德行兼备的名人志士,阮元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从政 50 年,身居高位,忠于职守,耽心于民,被誉为“一代名儒、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他建造海塘、兴修水利,剿灭海盗、安定地方,关心民疾、赈灾救民,严禁鸦片、抵制侵略,彰显的是“大义”;为学勤勉、治学严谨,体现的是“求真”,他的为官为人、为学之道正是对“尚义求真”的生动诠释。

这种特质和精神更需要被生动叙说、广泛唱响,沁入到更多仪征人的心扉之中。巫晨同志的书就是一个声音,跨越两个世纪的时间长河,将阮

元与家乡的点滴往事娓娓道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让阮元的高尚风范跃然纸上、教育后人。这个声音、这种文化的探究,也必将会成为仪征城市精神的一部分。

《阮元仪征事》一书即将付梓之际,我应邀为之作序,囿于专业背景、工作特点等限制,文字、文学方面没有系统研究,但仔细品读这本书,不论是仪征先贤阮元身上闪耀的熠熠光辉,还是作者巫晨同志多年潜心文化研究的坚持不懈,都让我对折射在每一位仪征人身上的城市精神、人文品格有颇多的感触。借此序,既是表达对阮元的敬仰和缅怀之情,也是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人关注和挖掘仪征本土文化,弘扬、传承和放大“尚义求真”的城市精神,汇聚起推动仪征前行的强大合力,让我们的城市弦歌不绝、生生不息!

谨以为序!

中共仪征市委书记



2015年8月14日

序 二

喜读巫晨先生编著的《阮元仪征事》样书，惊羨不已，在短短的两年里，推出两部有分量的、事涉阮元与仪征的书，知者、见者无不击节称赏。诚如巫晨自述，其立言者，“两本书阮元乡贤”之谓。算来此举于仪征而言是伐木开道、着以先鞭的行动；于巫晨个人而言是“边缘学科研究”的践行和硕果。巫晨更重要的角色和行事，当然是主持建设的“中国仪征”政府网站，随之荣获“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县级六连冠，亦即立功之谓。至于摘桂“仪征好人”的盛誉，谓之立德则名副其实。

巫晨是在网上辨析“阮元是否是仪征人”时，与其论见相左者较上劲的，既憋了一肚子气，也鼓起了一股气，竟然顺势迈入对他而言实属“边缘学科”的“阮元研究”之途。“阮元研究”不是件好差事，“不好”并非指做这件事不好，而是说这件事不好做，其艰辛处只有个中人清楚，难怪一些科班出身的研究者尚且避让，甚或无力善始善终，一抛了之。苏州大学物理系出身的巫晨，与“阮元研究”隔着几层窗户，登堂入室何其难矣！但他毕竟苦读了近二十年的书，又有数十年公务员文案工作的经验，练成了倚马立就、妙笔生花的本领，以此为余事，似难亦易，只是太辛苦而已！所幸他擅长电脑应用，精通网络设置，熟谙现代化通讯手段，如虎添翼，其制作能力自然比爬格子之我辈胜上几筹。

应巫晨邀为《阮元仪征事》写序，围绕其主旨，还得专拣其“立言”说起。当今的事，不能依老黄历说话。日前，有位年轻的朋友说：他新近练书法，练了一月余，自我感觉甚好。出示其作品，将我吓了一跳，临摹的竟是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千字文》，出手不凡，写得确实不错。初临帖，不

取初唐欧、虞、褚、薛，不参中唐颜、柳，骤然入宋，何况还跳开苏、黄、米、蔡，这实在匪夷所思，是走偏锋，有点“另类”。巫晨的书大概也有类似的倾向，可称之为“另类”，或谓之“别格”更妥帖。从《阮元仪征事》中某些词语的择用和表述语式看，诸如“直接晕菜”“副国级”“高考突击移民”“毛诗不是毛主席的诗喔”，以及与读者打招呼的“各位看官”，是多么的草根，力求通俗易懂，时不时地来点诙谐幽默的大白话，其良苦用心在于提高读者的阅读能力和兴趣。

记得二十几年前，笔者著述的《阮元传》刚出版，吾一文友说：“你这本书能有十几个人看就不错了。”首印三千册，但我心里有数，三千册在短时间内是销售不掉的，但有两个坚信：一是，有十几个人看这本书，自是深爱并真懂此书之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有十几位知己呢！二是，总有销售完的一天，那一天也是世人开始看懂阮元之日。后来我的专著《阮元年谱》《阮元评传》相继正式出版，为研究者所需要，但不得不承认读者面受到极大的限制，虽然经历二三十年的推介，但普及的力度和深度却是难以达到最佳效果，并非“曲高和寡”，实因太专业罢了。巫晨的工作经验，兼及他的心计和决策，就是要走普及的路，权衡再三而生出这“别格”的写法。

身为九省疆吏、三朝阁老、一代名儒的阮元，文章、经济兼能，他的宦迹沉淀于大半个中国国土上。若要推估阮元在仪征的那些事，也就占个百分之一左右。扬州人是很有本事的，再平常不过的豆腐也能烹调出一百种花样、味道各异的豆腐大餐。阮元在仪征的事迹，经巫晨作史学、文学加工，也不让维扬菜烹调的绝技。诸君切不可小看这“百分之一”，其容量、含金量也不是一般人能把握得住的，因为阮元这尊“菩萨”实在太巨大了。

巫晨以阮元为经，以仪征 2562 年的建城史为纬，左提右挈，纵横交错，上下贯通，把刻板的史实给盘活了。可以断言，读《阮元仪征事》，能收“阮元传”之效，更可获睹“仪征通史”之大观。读者更不要轻视他的“打个岔”，“醉翁之意不在酒”，巫晨拟定书名《阮元仪征事》时，已暗藏玄机：“打个岔”是借阮元题而发挥，据此推演和展示仪征的史实；正文中也左右采获，旁支斜出，生出许多属于“打个岔”的文字。一言以蔽之，巫晨以解

读、宣传阮元为切入口,实乃在更大范围里解读、宣传仪征。就真州(仪征旧称)和真州八景打了个岔,竟占据了全书几近六分之一的篇幅;全书共分八章,每章又分别以真州八景图冠首,再占八页,所占篇幅又更新成将近五分之一。这个“岔”打得有点“喧宾夺主”,但也绝妙无比。

主旨既在解读、宣传仪征,为何不直接写仪征,书名也可以“仪征史略、史话”标志,看似“本末倒置”的操作方法,正是巫晨的高明之处。名城必定要名人做代言人、形象大使,当今健在的、风光的固然需要;历史上的名人更为重要,因为经过历史的洗磨和积淀,也就显得更坚实、更金贵。清代中期,阮元主持风会五十余年,士林奉为泰山北斗。以阮元为领袖,焦循、凌廷堪为辅臣的三巨头时期,将扬州学派推向巅峰,成为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阮元为官、为学、为人堪称一代师表,深得众人景仰;他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是杰出的,即使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也同样是为万世敬仰的巨人。由于历史的原因,阮元被沉寂了160年,虽然尚有些许微弱的声音在一些国学大师的耳边回荡,惜共鸣的声响无法反馈,故而其知名度与他的身份和业绩相比,差距甚大。三十余年来,通过扬州学人的深入研究,特别是近十年,在扬州学派研究会会长赵昌智的率领下,诸同仁对以阮元为领袖的扬州学派人物,诸如其学术等领域的求索,并开拓与港、澳、台,与韩、日,与欧美各国学者的交流和互动,阮元的名声已不为扬州所限,也不为中国大陆所限;对“阮元研究”的课题而论,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科研项目和文化工程。将乡贤阮元树立为仪征的标志性人物,何愁仪征不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享大名呢!巫晨之深算于此,昭然大白。

通俗的书不代表容易写。《阮元仪征事》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但就创作路数论,真一点也不脱离中国传统,或可径直称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从卷末《参考书名录》(应该冠以“主要”二字,通读全书,采用的许多书籍并未列入)看得出是检索、阅读、研究了大量的古籍和今人的学术著述,书中陈述具备大量的资料引用、活用,绝非空穴来风。另外,他先前推出的《阮元与仪征》一书,剔抉爬梳史料的功力也有客观的展现,可为此加一证。

其次,巫晨特别重视一个“事”字。“事不经过不知真”,写古人的事,

与“亲历、亲见、亲闻”隔上十万八千里，但他力争“事”无大小，皆作“亲勘”。话说到此田步，我也“打个岔”。屈指算来，我与巫晨有三次偕行之旅，两次仪征，一次韩国首尔。结伴赴首尔参加“阮元与金正喜国际交流学术会议”时，会议中心坐落在一个高坡上，韩国议员崔载千先生与我们会面的馆所还得更上一高台。我与他人抄近拾级而上，突然间巫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待到我们登上高台，方鸟瞰得他正在残障人通道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待到把手言欢于高台，他方道出膝盖有严重损伤之疾，不得不攀着护栏循斜坡而上，以缓疼痛。仪征多山区水洼，可谓七坡八坎加堤岸，面对此险途，为践行实地考察，其艰难即便壮汉也非易事。他不仅踏遍仪征各乡镇，还扩展到周边六合的方山、冶山，天长的秦栏、谕兴、金集，高邮的天山、菱塘，邗江的公道、黄珏、甘泉、汴河、瓜洲，扬州市区的湾头、阮元家庙和北郊的雷塘阮氏墓庐，丹徒的世业洲，但凡阮元文章中沾及上述各地，事涉之历史遗迹及现存古迹，皆明查暗访，洞察秋毫，尽收书中，不可谓不是在努力作“推明古训、实事求是”之举。

再者，巫晨致力于采访。上及地方通人、有关方主管之要员，下联工农商各界人士，勿论城区大街小巷，叩宅门求问；不惧荒郊山高水远，倚柴扉咨询；耳之所闻，上之仁人志士之广见博识，下之劳工乡民之道听途说，凡此种种，与主线相扣者皆遴选入书，至于助谈资、增兴趣之传说、异闻，也择善而从，揽入书内，为此书又一特色。

《阮元仪征事》从宣传、解读阮元及仪征而言，确实是一部普及读物，必定为一般读者所欢迎。此书若为研究者、学者过目，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巫晨写此书时，处处想到的是“普及”，内中却有许多货真价实的素材未作深度加工，他有意无意地抛出了许多资料，也歪打正着地提出了许多研究课题，何况他的有些见解本身就处在一个介质层上，那是需要研究者、学者去上下求索的。当然，巫晨有余力继续深入下去，其驾轻就熟、先着一鞭，也是大家期望的。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巫晨的“别格”是否赢得较多的人点赞，笔者拿捏不准，只能由广大读者去感受、评估。一件事、一件物能存世，自有存世的道理，姑且如是说。书中的考辨、勘查、采访都是巫晨的亲历，但